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荆川集卷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荆川集卷六

明 唐順之 撰

序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兩程

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吕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略本授之已而吕子廵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

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

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為說也粗而其為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

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以濶而其為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

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内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

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略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歧也蓋聖人賛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潄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無所肆之心即渾然乾坤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黙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

内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内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醖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黙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条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静也盎然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内也曲成萬物而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睹不聞而非忘也懲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所以為易而坤之所以為簡也如此則為敬以

直内不如此則為以敬直内如此則為集義不如此則為義襲如此則為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為行仁義故曰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歧也彼其所謂從事於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欲以自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静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絶去外物之誘而專求諸内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體也若此者彼

亦自以為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捽是以欲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藴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以敬直内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為敬以直内者耶其為以敬直内者

耶其為非力以存之者耶其為力以存之者耶其為活潑潑地者耶其為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略而刻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為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歧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毁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

則以為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簒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

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弒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

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杲三王之罪人杲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澈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

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
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
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
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
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
雖具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道之

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纎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貫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葢余嘗聞李㦤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

矣方且隱雲門之遂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説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麤而道之為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為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為至也孔子不云乎

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䂓而詩禮之為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甞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甞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

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為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為經耶故即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為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為吾心耶

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為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

而無得也為之說曰盡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為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為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閒乃索之如此其密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為滯也其殆

有見於道𢈔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黙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羣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即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為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顓顓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弊也且夫

滯經之弊淺而著離經之弊深而微滯經之弊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弊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兩

鬭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鬭耳而滑稽之士為之微言冷擊嘲詣詼諧於其旁則釋然一噱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覡佛媼為之張皇神鬼指徵譏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茍可以解急鬭則嘲詣詼諧或提於詩書禮樂茍可以懼冥兇則神鬼譏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譏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鬭而懼兇則君子所以為勸於世也由此言

之其苟可以為勸於世雖其戲如滑稽誕如禨祥且不廢也況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為書自居身御物至於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醇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慎柔寛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賔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强至

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迷陽郤曲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以覵其深剟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士讀之且將愀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其狷忿鬬爭恣雎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寛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以廣於世以成

父之志云

王君汪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營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又惜不早得

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巳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奚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奚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為師巳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黄帝書蓋戰法自黄帝始也顧其文簡奥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説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

書示余余竊嘆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輙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奇為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奇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内靖草竊外靖疆圉特為易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

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令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皷鞞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隂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畮租

甌錢貫絲縷豉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閑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舘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玩之數此游閑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

亦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箘簵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茍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隂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褻而略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叙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

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為粧綴而租甑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誚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

戸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黄白册也科目則別有録矣不載宜也戸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説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黄白册也哉彼固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為屬邑而扰江之衝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戸口食貨謡俗

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葢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羨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絶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鐍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賾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删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

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茜荻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

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産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大率峭拔清慧能以文章勲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往能俶儻瓌恠以露其竒盖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談兵讀韜鈐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敵鏑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竒中以是撼貴璫老將而出其槖中之金

短衣飛鞚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盖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邉帥故裹南歸乃究意黄老内養之學翱翔吳會與娵娵騷人墨士相徵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朶下簾晝臥人不識其有雄氣者盖鄭君始終若此亦竒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碧崖諸異人之傳甞著内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黄之説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盖暗藏火候以為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内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隂陽無偏勝而

已鄭君乃以為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窮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黄石海蟾之流蓋嘗决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以語我

東川子詩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

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强為柔婉如優伶之相閧老少子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為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鬬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慷然有

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切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為載歌驕遊非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為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健絶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

具土風者具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邉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為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為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為能為秦聲也乃為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覊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跕鳶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阸以驚

江急峽鬭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逺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逺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覊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覊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揺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盖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覊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

為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竒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於重

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為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為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䶕貔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謡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欷

歔慘慄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颷舉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子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户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悦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絶棧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盖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為言隱也彼其事汙君而為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與其斷髪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謂漸染于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謂之逸民何耶盖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而一無所緇

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脱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見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禄而其貌冲然常若山林之癯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槖乞其身有耄夫之所不能決而必

之以強健之年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
肉食之後自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
然歸公然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
隱也其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髫歲即知
慕公公為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具旅倸於隆隆之門
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
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
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紆水迴老屋數椽堦前鳥

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栁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盖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刻鏤以為工者也而其清遠閒散耿介獨立之氣黜乎其淵藏璘乎其金鳴其風旨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為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

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烏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蘄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為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是乎在余既校而正之以還于公因為之題其首

劒泉奏議集序

劒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乂以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以才召入院為御史凡所建白多見採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為奸利士大夫以為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已而相繼攻之者益衆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

不悛後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葢去公上疏時十五六年而公之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閘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侔利往往為飛語摇之公如建議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户部歲省運錢十二萬緡此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

多以公言為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為人敏鋭淵達藝於世務而掟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鍔掟露課功策效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説經濟指天畫地貫穿今古不足為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一刃不當肯綮乃為難耳此盖公之所自寓乎曩公在御史時又嘗為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間當為國家鞭笞絶

域拓烏孫鄯善之儔而致之闕下盖公自量其方略氣力有足辦此者以其不至大官故其所設施者不竟雖然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録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蛻聲利晚乃刋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澤肥遯之

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而使海内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

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為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尚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羣居儆戒相成之益此

聲承集之所爲録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修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没不可見使尚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與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令漸齋子修名砥節

不啻如子厚其尚賢取友如獻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之風而讀其所為書讀其所為書而得其所與游者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學論道人也是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為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予與三人之感矣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幸矣夫

吳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惺　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為之詩詩之與史同于籍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鉅人殊勲絶德非此不列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闥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葛髪笄膏沭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莘助贊王業然不列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侈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墅閭巷之婦人若草

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絶不登史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大而略小詩主于闡而探賾其為教一而其為體則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漢時劉更生善為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人既沒而士大夫為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道善事而咨嗟詠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中之懿非如男子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

可以托于彤彛之勤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為詩人所希詫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闥房帷麻縧漿酒之間尊養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蟲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廢乎是以諸君子哀而詩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幽人之貞也乎余國史也于序詩為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史者而為之序

荆川集卷六

荆川集卷七

明　唐順之　撰

序

石屋山志序

凡情攖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為累而欲自逃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為得所樂不攖於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

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深玩奇窮乎幽絶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躕顧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胷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攖於物而喪失其所樂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仁則所見無非山者然

非待山而後為樂也知則所見無非水者然非待水而後為樂也非待山水而後為樂者非遇境而情生非遇境而情生則亦非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茍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于水知者之于山亦是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為礙至於軒裳圭組不足為紲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既官於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為圖若干卷凡巖洞

之嶔崟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靄夕霏之變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于此不離乎軒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君信可謂能樂于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軒裳圭組之為累而欲自逃于此歟或悵然于懷而不能自已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寄于此歟君苦志好學而從事于仁知不欲為亢世高蹈之士而欲為中行君子其必

有不攖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水而後為樂矣因敘以問之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于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其學也為已則其仕也

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巳順之讀其説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略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葢以為茍不自利必能利人茍不為巳必能為人也歟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

清好修者不啻幾人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

益檢于耳目之所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慎于大或忽于

細此僅愈于黷冒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

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䴕具而不以為有司

之浚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䴕具之供而不以為小民

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

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

也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

公曰吾廩禄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恵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

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為已而其仕必為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已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于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某輩欲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為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為已為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為宜與者也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篡其君貢獻不通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户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户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沈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

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

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騖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

陡崖深溝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甿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刼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

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嚮應者然則兵不必傅其都而纂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

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過時彼慊慨躍馬策勲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禄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甞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甞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葢亦不過乎

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
壯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
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
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噺
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
急于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
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鄉羈於畫土之
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絶棧驚波翳

瘴毒霧蔓𤸻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羣而縻者或侏

㒧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怪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

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

使而惟斬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

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

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歙人也乃今為天子出守

太平當南徼之絶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

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

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為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為南徼雄鎮外拊交人之背内理綏諸蠻酋其為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為辭耶抑以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雋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

遂還君於内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為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悲于無與共勲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為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

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為居者留則居者為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為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居者慨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絶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為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為同僚君温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為彌縫缺失實惟君是

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為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縻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

蚤夜孜孜斬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蹩蹩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翛然絶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烟月以為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今之為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内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為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

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饑小饑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饑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饑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況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

二三也蠲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觧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三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實蠲又當遞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于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况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歛之柄蠲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于一無所負

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困者虚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于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為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餽遺一無所受可謂皭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鞠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巳亥之歳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

剥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觧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觧者如曩時耶吕君以督税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觧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吕君之所不得専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朒而操縱乎貧富予奪踈其㓕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吕君之所得

專焉者也君為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饑而不害也歟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為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為廣

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韞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問或作為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

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旣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毋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

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恥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刓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恢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摶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于是始欲反之于道則力已刓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

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刓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于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為邑所産多竹木名材熊豨異獸柹栗茶荈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絶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衺之人而自老於巖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顓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税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内以其暇時游娱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

身之為吏也益凡官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龎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既無以異於大都喧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甿往往憑險以逃稅或孽鑼聚羣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鄰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荊溪歷二洞周覽其

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龎之風而不可得為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為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為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䨱而奸偽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葢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為政潔巳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鉤擿以為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

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而況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龎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鄰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邑侯王春巖奨勸序

始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鸇得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為此詩流聞士大夫間其士大夫之素知余者則曰是𥡴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為鷹鸇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為邑僅踰年耳侯為人悃愊不矯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

有知侯者然尚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益不汲汲于求知也至是侯之為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易于其初者則益以精明于其後其守之不可緇于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于其終于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以薦焉與其馳檄而獎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于其薦而獎之者哉而余獨喜為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獎

者御史廵江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輩將奉鍾君之檄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奬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為鷹鸇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于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為言也近諂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為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

予之言為有加于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于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于耳剽邑人之于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于目注故閭閻之政可以孚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上未必可以愜乎其邑之人然則較吏治于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為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于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余為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

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而奬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為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者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靜與簡之為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為勞也靜則可以致一

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以待其有為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勃磎今之言治者何其轇轕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為之役而令以一身而役於數十人拜跪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治文書雞鳴而寢睫未及

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
蚤夜飭廚傳戒廩餼走而候於水陸之衝賓旅之往來
者如織迎於東而懼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儉
於北以為得罪幸其無呵望懽然而出境則驟馬而歸
未及脫鞅而疆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
疲其形惕詭畏譴之鬬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剸割之才
且耗然而眊矣何暇清莞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
之閒而為俗吏之所必為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

恩䙬䙬然為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為者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興地僻以遐賔容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而尊又其人山採而澤漁其食衣易給而徭稅易完也非有硎磨呰窳剪爪及膚之艱其俗椎朴而尚親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桴之警故其錢穀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静以簡而為君子之所便近

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馮君又所謂有强幹之資剸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騖於最囂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況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强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剸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踴躍以觀宜興之政矣

送柯僉事序

承天故郢都㨿江漢上游扼襄沔荆鄂之咲自古為巨鎮今天子起漢沔則承天為湯沐邑且先帝寢陵所在

天子既肇建園邑備規制金堆之藏焜燿山石將與紫
金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昔尤重于是撫按之臣請
于上曰承天故荆南巡屬地遼濶守巡吏歲不能一二
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為一道割沔陽隸之
設守巡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為荆西道鑄印
置吏如所請而柯君遷之自户部員外郎擢拜按察司
僉事奉勑往巡其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郎署間及是
行士大夫皆以為荆西得人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

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葢在漢時諸陵邑習俗麗雜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為選用强察能治劇吏以附循而芟薙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然是時諸陵邑近在輦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呰窳無積聚以剽悍相鼓扇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如也顯陵之工為費鉅矣去年楚大饑流人聚而藪於承天左右偃者日幾何人丘墟之間剽而市其胔可謂廩廩夫以杼軸既空之後而斂之以日溢無

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辦之役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難矣況于呰窳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陵寢安得不深慮也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

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强而爲庶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已絶望萎然志銷而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鏤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爲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雖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

也方其刻意為廉之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為名而得之足以為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為名而得之不足以為罪則錐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算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

以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為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則亦以為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厭紛華又嘗講於歐陽南野先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裀則寢乃安紵裀則寢不安其奉身率如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蓋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嗜好無異然則古

之庶者猶或不免於室人交讁于是益知侯之為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裘君與其屬武進尹楊君徵余文為侯贈夫侯之庶人既已盡知之而奚俟乎余之言耶雖然余知侯之庶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為守則猶在有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庶猶是也而後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送邑令李龍岡擢户部主事序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歲大祲先是為户部者疑有司之緩于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軍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里閭疾苦常在千萬里外于是蠲租發帑之請十不一得而督責迫促之網密李侯為武進既遭大祲則計以為户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膏以自潤之為咎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户部非其籍災以

庇民之為罪而患在不盡通戶部之情如使為戶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為貸而曲全乎有司為有司者通戶部之情則亦可據法奉例以為請而無逆於戶部然而有司常冒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內戶部不能斬恩於法與例之內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戶部之不信有司非戶部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于戶部也今縱不敢望戶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為之計猶

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户部之地而為之計於是日夜搜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户部支運折兑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為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户部户部果以為便不終歲而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祲而民不盡捐溝壑者李侯之功為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户部主事夫李侯之為有司也既已能辦户部

之事為户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為有司也能設以身處户部之地而為之計為户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為之計乎韓退之以為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為其自同者始於氣脈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脈之相壅葢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寔受法焉安有為有司而不能通户部之情司徒斂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為户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救一官

廷周旋于上下之間凡歲時有天恵民病則以節廵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恵焉是以長正與司徒氣脉恒相通惟司牧焉是頼今之世無是官而户部郎出為郡守縣令入為户部郎則猶有通融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户部而源于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户部倘尚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於興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為之周旋其間也

贈訓導丘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豊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顔色怒喜為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

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于責矣子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

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

盡而況據至畀竅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貿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

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畀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緇於利于今之𧹞𧹞齪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為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齪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

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羣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已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為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為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罷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御相而不慴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為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

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斬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勾稽廪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髙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

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斆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于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實長者氣温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

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於官為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為長而一學之事皆尊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為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

乖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皦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删詩定其中聲得三百篇皆被之筦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為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

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為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絶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罷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賔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嗃嗃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

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為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為是官是官葢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為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為教之官竊以為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為說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

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宕海鹽故瀕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謡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于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即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為著而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為苦海以解脫為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

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于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眇然大洋之外絶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蘄一至焉而後為快葢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蘄一至焉而後為快者何其

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于蛟魚之窟而此畫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為彼而為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梶第之行而迴其轅于孔氏也第玆行過山陰

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葉包菴先生壽序

嘉靖壬寅之歲先生年六十門生若干人相與謀贈先生以言順之諗於衆曰葢嘗觀於漢儒林傳矣乎漢初六經始出秦火齊魯諸老先生大率各以其意治經凡數十家自是諸生各自名其師說而固守之終其身不敢變一字一句以為家法又各自以其師說轉相授受雖支派分擘莫不繩然以世迭譜生徒之盛一家或至

千有餘人其傳且十數輩矣猶然名其首傳之人而曰此某氏易也此某氏之書若詩與春秋也在元封間表緜六藝取其說之盛行者立為博士自餘諸家則或以其無師與無書可傳也遂罷不列自是之後諸博士弟子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親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何則對曰臣師某也臣師之說云云葢其重也若是故當其時經生之為業也專而篤經師之為功也尊而信以久今吾包菴先生

其古所謂經為人師者非耶先生行修而志潔其於書無不涉也而尤攻于詩先生治詩且三十年雖一以傳註為宗然訓詁名物之外往往能深探古人之精微而發之於文自邑中諸先輩故多以詩名家至先生乃益精先生之出邑子以詩為業者大半多先生弟子先生為學者說詩絲聯髮比闚竅開解音節洞朗學者俯而聽之如身殷周之間而聆猗那關雎之響也先生古慤自信故其宦不達順之碌碌在弟子中進不能張大先

生之教以行于世退復不能推衍先生之說以淑于人顧獨知守所聞不敢變而已然諸弟子中固且多顯者若夫精于其業而轉相授受者固已不可籍記矣安知不有以經義為國家決大議論引師說以對如昔人者乎又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葉氏詩焉然則先生之壽固遠矣若乃壽先生于年齒閒不其末歟衆曰然請以為先生壽

薛翁八十壽序

古者鄉有耆老父兄則率其一鄉之子弟烝烝然皆勸之於善而況于其子弟乎至於後世雖其子弟亦莫有勸之於善者而況於其鄉之子弟乎若此者非古人徧愛其鄉之子弟而今人不自愛其子弟也何者其為愛一而其所以愛之之道異也古者貴義而賤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道德仁義也是為愛之而已矣後世貴利而賤義愛之必以其所貴者則固日夜望其子弟之趨於富貴利達也是為愛之

而已矣嗟乎人情固憚乎趨道德仁義也雖督之弗率也而又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益怠而肆人情固競乎趨富貴利達也雖牽之弗止也而又非此不足以悅其父兄之心則將日鋭而堅葢風俗之靡而古道之缺然也久矣非有志之士孰能自拔於此薛君圖南其始之所自為與其父始之所以望之者固亦猶夫人耳旣而圖南游學于四方得聞仁義道德之說於鄒東郭先生於是惕然有悟快然如遷客之反乎其家則又講

求於鄉先生毛古菴與其鄉人朱信夫唐希古之間乃益以自信始欲剗落枝葉歸其本根既而語其父薛翁曰南也將為此而不為彼矣翁亦惕然知始之所以教其子者之非也於是惟恐其子之不為道德仁義與為之而不底於成也圖南益感其父之愛已則日夜淬勵惟恐其不為道德仁義與為之而不底於成也吾見薛氏父子之交相成也可不謂能自拔于今之人者歟於是翁年八十圖南與其弟某欲壽翁而問其說於余余

曰夫古之所謂不朽與所謂有子者可知已且薛氏父子既有聞於仁義道德之說矣則較修短于彭聃殤子之間豈足以為翁壽而韝臂曲膝饋漿酳爵亦何足以壽其親也哉薛氏居夫椒山夫椒眇然在五湖中土狹而人輳其富人則通魚鹽逐什伍之利其貧者鼓刀筆工獄書家為胥史以機變囂訟為常故其所爭不能錐匕而骨肉且反目矣斯固貴利賤義之甚者歟由此言之薛氏父子能自拔于今之人尚不為難其能自拔于

其所居尤足多也夫風俗之靡也其初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其反之於古也其初亦一二人焉倡之而已夫椒之俗之至於是也吾不知其初孰為倡之者而其不能反之於古也吾知其惟無有倡之者耳使薛翁之所以望於圖南與圖南之所以自為者繼此而必底於成彼鄉人之聞薛氏之風安知不有感而興焉者乎然則異日夫椒五湖之曲有稱鄉先生能風其鄉人者必薛翁矣乎是謂翁之能自壽而圖南之能壽其親也已

羅君八十壽序

先王所以養老者何其厚而尊也饋獎而酳爵非無人也而天子親之割牲而緫干非無人也天子至自袒焉冕焉而為之天子事老者踧踧然如子弟之事其師而無敢肆也老者受天子之奉衎衎然如自受其子弟之奉而無所讓也若然者豈先王以為天下之子弟不足以尊事天下之老者而至于以身代天下子弟之役哉葢王化必始於孝弟而孝弟之行于下非自上率之不

可則尊有所伸固不得而降敬有所隆固不得而殺也周衰而此禮廢矣絳縣老人有白首而從征役者雖洙泗禮義之鄉至于齗齗然少肩其老老下其少而莫之正也由此言之則自諸侯之國鄉黨之間亦不復知齒之可貴矣而況於朝廷之上哉嗟乎王教興則老者尊於朝王教廢則老者不得尊於鄉葢其勢之使然歟老者於古今誠未有以異也尚不能不隨世為貴賤如此而況於懷珍抱璐之士又安得不貴於古而賤於今也

歟此君子所為深嘆乎古今之際也夫後世天子之勢益尊而欲其屈體以事匹夫之老者如古之時其勢誠必不能然而老者固鄉人耳以鄉之少者而讓乎鄉之老者使少不肩其老老不下其少力役勞苦先少者飽煖安逸先老者此不過以鄉之人而讓乎其鄉之人耳豈亦有不能者哉然而自周之衰既已不盡然在後世其又何說則是老者既不尊於朝又不尊於鄉獨所謂稱壽之禮令鄉人行之而不廢也夫稱壽不過飲酒獻

酬之閒其為禮至末也然而為子弟者曰吾父若兄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為鄉人者曰吾鄉丈人老矣吾酌而賀焉可也是尚齒之遺也以此意推之老者其亦可以尊於鄉矣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豈非飲酒獻酬之閒而其俗猶有近古者歟歙人方生大中從余游求余文以壽其外家雙溪羅君而余不靳為之言者以為是尚齒之遺而俗之近古者也君本衣冠之後而隱於商梁宋吳楚舟車之輳無所不游四方名士無所

不交及其晚年息機以歸老蕭然一室若不知有門外事者蓋方生之語君如此則固老而有行者歟吁有如君者以生於古而親遇三王之盛安知其不在祝鯁祝噎之列也歟奈何使君尊於鄉而已也然而吾猶幸君之尊於鄉也

李封君七十序 代人作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兩兄弟亦為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

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跼蹐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䎽匐十餘州郡縣綰綬束帶之吏呼吸十餘萬乘城守障虓雄之士鞭笞深箐絶崗鳥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四方之望之也虎峙而嶽聳其入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内脊耩而鞠跽獻漿而酳爵傴僂而候起居欵啟而承色語宛轉嬉戲於尊俎衽席間若嬰兒孺子然

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之祿位勲業其後來未知與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為蜀人益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峨大江之間嘻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槩不妄進取自為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静歸之而文惠出入内外歷典方鎮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為得於秦公之教為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為

御史前後郎署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遂巡出就方鎮其故寮多至公卿者而侯坦然無幾微不平見乎色詞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雖以憲度從事而温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捃摭刻峭為能及為副使則益鎮以清静數千里内吏承寧一之化民荷悃愊之仁軍戴醪纊之賜而蠻夷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嚮於亭徼之外然則侯之行已涖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禄位之同不同

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於是封君年七十有二余父與侯為同年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嘻倘余得走賀堂下而見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跼蹐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陳封君六十壽序 員外崇慶之父

封君年六十而王君懋中為說以贈之其論黄治變化非老子事信矣至以老子為長生久視之學而謂其與

吾儒不類則亦未為得老子之精者吾以為老子之書其為旨也閎而與其象於物也曲而賾故讀之者卒未能解然世多稱老子為養生家則不過以其玄牝嬰兒之說為魏葛諸人所勦襲而云耳若是則以奇用兵固當屬之兵家而翕張予取又當為縱横家耶然則老子之言其亦厖矣莊生以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歸之彭祖絶不及老子其論老子聞風于古之道術又絶不及長生吐納事明老子彭祖各自為一家不相入也黄治變

化非所以語老子而長生久視亦豈盡老子之精也哉
益孔子西遊而見老聃有猶龍之歎而聃之言曰良賈
若虛盛德若愚以是參之其所著書多相貫穿出入乃
知老子之旨固在於此至讀孔子繫易之謙以為天道
之所虧益人道之所好惡地道之所流變鬼神之所福
禍皆不出乎謙盈二者其於老子亦有同乎否耶老氏
長生久視之學余不能信而其謙虛不爭持滿守柔以
遠禍邇福則老氏之所長而儒者不能易也故嘗以耳

目所及質之大易老氏所稱吉凶禍福真若執左券以要于後者夸詡之于一旦逢機藉勢氣滿而意得極其力之所可獵取漁奪而窮其志之所欲馳騁矜耀居則盛歌舞出則侈僮騎狼藉閭巷閭閻巷之人曩與等夷者莫不奔走伏謁喘汗不暇然曾未幾而景響銷歇所謂伏謁喘汗閭巷之人且將徘徊乎其高臺曲池之間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衰以予耳目所及若此者幾何人矣豈其倚伏乘除之數物理固然而不可逃歟其無

乃驕汰盈溢犯大易老氏之戒然後至于此歟余觀封君其貌俛然而斂其氣藹然而温其裏坦然而無所營豈所謂君子終吉而持滿有道者耶老子長生久視之學余雖未知封君之有得焉與否而其謙虚守柔則竊疑其出於老子封君其以余言為然耶為不然耶

陸慎齋先生壽序

走襄以童子侍先生先生授之書課之文字覰其進止動静往往奬嘆以為遠器是時先生方日夜治經史綜

百家之言期以奮乎身而措之事業然竟齟齬而走也竊先生之口說數年遂以經中第為翰林未幾而拙疾罷歸時先生尚留滯庠序中比走起為春坊再罷歸而先生亦已去其業而老于家既獲拜先生于環堵間因復思童子從游時事奄忽二十餘年則先生既颯然成翁而走亦且髮種種矣先生既齟齬以老走亦旅進旅退於是既為先生抱井渫之惻而又深以自媿有負乎先生國士之期也雖然古所謂鄉先生者非其禄與位

之謂也古者耆年道藝之士尊則為三老五更以為王侯之師下不失為閭胥族師以教誘化誨其鄉人是以雖居無位之地而各有以致于用先生志行愊實其取與有狷士之節今年益高行益修而益以信乎其鄉縱不得為老與更其所以式是鄉人宜不在古閭胥族師之後然則先生之自致於用固在此而不在彼歟且夫世固有履顯赫之位而身妾婦之行瞿瞿然終日伺人面目為喜戚至於腰脊傴僂老且疲矣而不知止先生

少而讀書老而投閒蘧然自足於隴畝而一無所俯仰於其外兩者相較豈得以此而易彼耶走雖駑拙無所樹立于世尚幸以山中餘力因先生早歲之説以上泝古人為學之大方蕲洗滌宿愆而自淑其身然則所以報國士之期者固亦將在彼而不在此也先生年六十其子維新來請文維新好學能繼先生之志者也遂次其説以授維新使持以為先生壽而因以自勗又以勗維新云爾

書水西集

華師嘗刻其父水西君所為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為職方郎是時西北邊數被侵職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亦囊繩入尚書立召問君君口對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頃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疏註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糟粕咸在所謂累世不

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毛鄭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為詩文蓋君為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銳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蘄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瞻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既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蘄之而泯

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獨尚足以傳於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以為是足以盡君也故為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禄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往往禄位能動人者也即如世所傳經註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禄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於功名而又不及託於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既已矣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

重悲君之志而為之言者兾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書錢遇齋高尚卷

予自為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人者里閭丘壑遨遊讌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遺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閒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為樂然諸君子多以久宦致通顯而余亦逡巡郎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挂仕籍不赴官

即解去遇齋解官既先於諸君子而年又最高於是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為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羨於遇齋而歎然以為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既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羨於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於功名之門而逍遥乎泉石之娱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為謀則莫不皆自以為快意然至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為頭顱可知自悔而無

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于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於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傴僂趦趄日疲乎其形寵辱礜毀日鬬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十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于此譬如賈人歲歲出没于驚濤駭浪之中既抵于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不自笑其稅駕之晚者矣而奚啻有羨于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

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于終不能同之于始者也易不云乎壯趾則凶遯尾則厲葢言進而趨時者利于後退而息機者利于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溉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為遯尾者莫如遇齋其為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于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于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為凶與厲之

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于泉石之間雖髙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樗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書地理鶴岡況君卷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

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覬之心與摩揣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葢未始有鬼陰之

說也自兹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胔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為祥而為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鶡冠況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實藉於

君然余之籍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閒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書王氏傳家錄後

文皇起北藩靖内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既皆裂土

而王矣其斬馘自一級以上至于執殳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文皇於藩至其子彦昭兩世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彦昭寔與居守其兩世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合之士同裂土而又不得一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翊贊于遵晦之日者不及乎純熈大介之會其居而守社稷者固不如行而扞牧圉之為勞也歟自漢而下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為

重文皇之意其或在於此歟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久使其子孫飽祿而驕佚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夫世祿之族驕驕則舉其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褫之儒生之族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無所遺而猶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祿之族其盛衰可數已而王氏子孫讀書好禮彬彬然以儒名其家者相望而東皐公以能書官至太常卿然則儒術之與戰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文皇之所以報

王氏者又孰多而孰少耶於是長史公幾世孫稷纂其先人之行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世題曰王氏傳家録益詩書之澤在焉余嘗讀唐李鄴侯家傳侯遇肅宗於潛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人皆以百戰裂土而鄴侯雖幃幄謀臣然不得與其列其事頗與王氏類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當世推其文雅此亦偶類於王氏且夫李郭諸人不能世其家也久矣而鄴侯之事至今獨著於世者則以家傳在也然則後有欲觀王氏者

其在兹録矣乎此稷之所為纂也

乾隆御覽之寶

荆川集卷七